

外籍看護現真情

Some Earnest Foreign Caregivers

■ 文 / 陳碧奇 大林慈濟醫院社區健康照護室居家護理師

工作的關係，讓我接觸到許多家有外籍看護的家庭，也看到台灣社會的寫實真相，有些溫馨，但也有些令人鼻酸，也因此跟幾個照顧病人的看護結下友誼；我節錄一段與一位看護朋友以英文通信的內容，翻譯如下——

親愛的瑪麗：

阿公已經走了，我想這對阿公是最好的。在你走後也有請看護，後來他的家人開始接手照顧，但他們照顧得不好，阿嬤還常問我阿公多久會往生。當一個居家護理師，我能做的就是提供最好的照顧。我知道他們不是很有錢，但他們還是應該盡力照顧阿公，因為他們是家人……

碧奇(珍妮)

珍妮：

聽到關於阿公的消息，我非常震驚、難過，眼淚在我眼眶打轉，祝阿公獲得安眠。我們都知道阿公的家人對他不夠好。照顧阿公的時候，我記得，您總是非常大方、友善，且非常幫忙照顧……只因阿公太老、沒有力量去捍衛自己的權益，我知道他吃了許多苦，而且不快樂。

瑪麗

居家護理的工作讓陳碧奇看到一個個家庭各自的故事，也因此與外籍看護接觸頻繁。



親情淡薄 看護展深情

這個阿公八十多歲，晚年境遇可說是悲慘。雖然有子女，但他病倒後，家人做的事只是用阿公的錢請外籍看護。與家屬討論阿公的照護問題時，只見他們互相推諉，後來由家人自行照顧阿公，只是為了省

錢。倒是看護回到自己的國家後，還是常常關心阿公，並詢問我阿公的近況。

家人照顧之後，我到阿公家，常常看到蜷曲著身體的阿公已經下滑到床中央，張開嘴巴一直「啊、啊」叫著，舌頭積了厚厚一層舌苔，苦口婆心教家屬怎麼照護，但下次去還是一樣。阿嬤也只是在一旁無奈地跟我說：「他躺在這裡，要走也走不掉，也好不了。」

我很難過，阿公用畢生心血幫三個兒子蓋了三棟高樓連厝，但兒子們對待父親的方式，看在我眼裡，還比不上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菲籍看護，真是諷刺。阿公往生之後，我到家裡去做結案追蹤，阿嬤很開心地跟我炫耀，描述阿公的後事辦得有多風光。我當下複雜的心情也做不出任何回應。

外籍本地一家親 形成善循環

其實，許多外籍人士一直很盡心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照顧著我們的家人。有位印尼籍看護告訴我：「我照顧阿嬤已經很多年，我是阿嬤肚子裡的蛔蟲。」阿嬤雖然不能說話，但是這位看護卻明白阿嬤想要什麼，多麼貼心！

我也碰過印尼看護在病人往生後，遇到我就抱著我痛哭，哭得比家屬還難過。我想長期相處下來，她們已經把被照顧者當成自己的家



人了！如果被我碰上家屬有欺負或誤解外籍看護的情形，我也會幫忙解釋溝通，當他們之間的橋梁。

當然，台灣還是有很多好人，我看過家屬幫外籍看護過生日，讓隻身在外的他們非常開心；也有家屬告訴我，看護就像是自己的家人。得到尊重的外籍看護，做事做得比任何人還認真，還會一直笑嘻嘻，當然照護品質就會更好。

醫療照護與不同的文化，兩者沒有直接相關，沒有誰比較厲害，也沒有人比較差。常說我們學了十多年的英語也不見得能與外國人溝通，又如何能期待外籍人士聽、說國語都很流利？協助他們適應我們的語言及環境，幫助他們就是幫助自己的家人。

外籍看護來台灣工作主要是經濟因素，但看到許多看護對照顧的對象用心付出，讓陳碧奇很感動。